



合參
析講

詩經正解

蕩之什

廿八

日仁記
505
28



同會
攻印

門 0412
卷 28

詩經正解卷之二十八 大雅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 荃蓀石 彙輯

門人 張 孫 賄 惟 文 市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全閱

○桑柔章

序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全旨通詩大意及覆刺厲王用小人以病民也。首四章是著民病可憂而徵諸征役之怨詞。下是詳舉措失宜而歸諸小人之病民也。告爾憂恤。誨爾序爵。是一篇綱領。折言之。一章嘆民病之可憂。二三四章述征役之怨詞。以見民之病也。五章言用賢可以已亂。六章言世

亂而君子不樂仕于朝。七章言天降亂無已。雖田野亦不能自安。八章刺王不能擇相而任小人。九章並刺在位之不善也。十章刺人君用愚人而拒諫。十一章刺人君用忍人以致亂。十二章言君子小人趨向之異。十三章刺王之用貪人以致亂。十四章言其言之可聽而小人不見聽也。十五六章言小人情狀之可惡。雖皆反覆以責小人。寔所以深怨用小人者之非也。

菀

音鬱

彼桑柔其下

侯甸將

力活反

采其劉瘵

音莫

此下民

不殄心憂倉

音倉

兄

音况

填兮倬彼昊天

叶鐵反

寧不我矜

比也。菀茂句。徧劉殘殄絕也。倉兄與愴怛同。悲悶之意也。填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言久也。或疑與填字同。為病之義。但召旻篇內二字并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倬明貌。○舊說此為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以桑為比者。桑之為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比周之盛時。如葉之茂。其陰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忽焉凋

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蔭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悶之甚。而至於病遂號天而訴之也。

合參此為芮伯刺厲王而作。若謂王業之盛衰。生民之休戚。係焉。我周昔時可謂盛矣。而孰知今日之衰乎。彼宛然茂密之柔桑。方其未采也。其陰無所不徧。及其採之也。枝葉忽然而殘。所謂無不蔭者。安在哉。我周當文武成康之盛。天下皆蒙仁覆之澤。亦猶桑之葉而侯甸也。今王室忽焉凋弊。民失其蔭而受其病。何其桑之將采。其劉乎。我也感斯世斯民之亂。憂之而不絕於心。悲憫之甚。而至于甚病也。寧不訴于天乎。倬然昭明之昊天。民之安危。無所不察者也。胡不矜我之窮。輔危而措之安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追古而傷當世之衰。下則憫今而致訴天之意也。以桑之始盛驟衰。比周之昔隆今替。有忽焉之意。桑柔二字最妙。周家忠厚培植。所謂以柔道治天下也。以下文炤之。當是征討。不形于四方。而師濟諸賢。相與愛美于下國。故因其下侯甸。將采其劉。分明指下貪人。剝民財。戕民命。蕞楚忘其生。而蕞直斬其澤。故曰瘵。此下民不殄二句。緊頂一瘵字。來填滿也。積也。倬彼見治亂安危。無不昭

詩

經

卷

之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二

八

言
察意我矜非但望其矜已實望其憫
民窮也民病之可矜備在下三章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

叶批
賓反

亂生不夷靡國不泯

叶彌
鄰反

民靡有黎具禍以燼

叶咨
辛反

於烏乎

呼音

有哀

叶音
依

國步

斯頰

賦也夷乎泯滅黎黑也謂黑首也具俱也燼灰燼也步猶運也頰急
燧也○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
自此至第四章皆
征役者之怨辭也

合參然民之受病觀于征役者之怨詞可見矣其詞曰吾王以好大
喜功之志而肆其窮兵黷武之威四牡則騤騤而壯盛旟旐則有翩
而飛揚東征西討兵革日興禍亂之生也亦何能有定乎自四方之
國言之則無一國而不淪胥以滅矣自四方之民言之則民靡有黎

無不具禍以燼矣夫國滅則屏翰無資民燼則守國無
本於乎哀哉國家之運至是危蹙而不能以久存矣

抑講此章上六句述民之苦于征役下嘆國運之將亡也四牡三句
總見征役不息有耳聞目見無非厭若之意騤騤馬行之貌言其常
行不息也旟旐止則納之役中言其行而翩翩亦是在路不息亂生
根此說不夷言無平定之期也靡國句對民靡二句國指諸侯民指
百姓國滅民燼總見亂生之不夷也燼者遭禍而喪亡如火滅而燼
言其時之民得存性命者皆死亡之餘耳末二句承國與民說國步
以王室之氣運言國運之所以隆長者以四國定而萬民安也國泯
則藩籬撤民燼則邦本搖國家之氣運安得不日蹙乎哀國運之蹙
使是征役者哀之勿依輔氏作君子哀○朱氏曰車馬之盛旌旗之
美一也而在正雅則為美在變雅則為怨者亦猶聞鐘鼓管籥而欣
欣有喜色或疾首蹙額而相告也身之所遇有勞逸之殊而心
之所感有悲喜之異然則為人君者其可不以挈矩為心哉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

叶子
兩反

靡所止疑

音屹叶
如字

云徂何

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叶其誰生厲階叶居至今為

梗音鯁
右黨反

賦也。茂滅資咨將養也。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但亦往也。競爭厲怨梗病也。○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但無所往。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為此禍階。使至今為病乎。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

合參夫征役不息。以致國運將蹙。嗟哉其可懼乎。天誠厭棄斯世。而不我養矣。故我欲有所居以圖安。則所遇皆窮。而居無定所也。欲有所往以避患。則舉世皆亂。而往無所適也。民病一至于此。是必有以致之者矣。意者君子之有爭心。故相激以成天下之變歟。然君子秉持其心。每欲和平以養天下之福。初不欲爭競以啓禍也。不知誰寔生此厲階。至今為民之病。而使之無所定。無所往。若是乎。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已遭亂之極。下則答其致亂之人也。茂資將茂而可咨嘆也。天不我將為國步將危也。此亦無所歸咎之詞。儀禮註疑立正立自定之貌。蓋人有疑則徘徊而始定也。內無以自安。外無處可往。幾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此正見其不我將處。君子寔維四句。只借君子作轉語。而歸其亂本于王。此君子泛指在位欲安民者言。競者亂之階也。意氣之戈矛。轉深殺伐在位諸君子。雖或激于忠義而稍有爭心。未免與小人為敵。往往釀成禍亂。程伊川所謂新政之行。亦吾黨激成之是也。無競大意謂洞觀天變。人離之際。似有從中構煽之人。而微察端委。始末之由。豈是吾黨激成之過。則非君子之有爭心也。此其厲階必有所以釀成之者矣。末路將言王用小人致亂。故此又先說與君子無干。又若佯為不知也者。而曰誰蓋以吸起一篇之勢。○說通下四句窮亂本也。曰君子寔維秉心無競。則當時有言致亂自君子者矣。厲階暗指厲王用小人。曰至今追其始以咎之也。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音怒自

詩經卷之二十八 四

西徂東

叶音

靡所定處多我覲瘠

音

孔棘我圍

賦也。土鄉。字居辰時。俾厚覲見瘠病棘急圍邊也。或曰禦也。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

合象夫國之危亂如此。是以我也。憂心慙慙念我土宇而懷歸之思。益甚切矣。所可傷者我之生也。當此不辰之時也。逢天之憊怒。是以我離其室家。而自西徂東。靡有定處之若是也。有飢渴勞動之苦。多矣我之見病乎。有鋒鏑死亡之憂。急矣我之在邊乎。有人心者。何忍使我至此極哉。夫征役者之怨詞如此。則國之亂而民之病也。從可知矣。

析講此章上二句。是動故土之思。下是傷征役之困。憂心慙慙承厲階來。土宇征役者之家鄉也。居邊陲之苦。則思內地之安。念旅寄之勞。則有故鄉之望。故曰念我土宇。我生六句。一氣滾下。總是憊怒之寔。不辰非言生時不善言不幸生於此時也。周都于西師由西往。故曰自西徂東。正指征役言。天怒于上。民困于下。今之見病者有矣。危急者有矣。而飢渴勞動之駢集。鋒鏑死亡之日戒。則我獨多。而我獨

棘也。曰多覲非一事也。曰孔棘朝不保暮也。土宇之念何能已。已合上二章。總是下民之瘼。慶源輔氏曰。以上三章。雖皆征役者之怨詞。然四牡章要其禍亂之終。國故章原其禍亂之始。至此章則情愈切而詞愈哀矣。

為謀為毖

叶音

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

執執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叶奴

賦也。楚慎况滋也。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執執手執熟物也。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執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於陷溺而已。合象夫國亂而民病如此。而所以致之者。亦王之不用賢故耳。今觀王之所為。豈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則非惟不能及亂而為治。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我告爾以禍亂之當憂。而因誨爾以序爵辨賢之道。蓋以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也。誰能執執而不以

濯乎。誰能已亂而不以賢乎。既不能用賢。則無以更改。又何以已亂而善其國哉。但相與以入于陷溺而已矣。此賢之不可以不用也。析講此章上二句。指其生亂之由。下是告以止亂之道。總重在用賢。上首二句。只引起下文。註中不以其道。即以不得用人之道看。正與下誨爾序爵相及。但且渾言為謀為慈。非真謀慈也。謀不得其道。則妄議及足以溷明。如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是也。慎不得其道。則猶豫及足以撓斷。如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是也。為謀為慈。明是與小人謀之慈之。故適以長亂。告爾二句。勿平憂恤。以亂之當憂而言。如靡國不泯。民靡自黎。國步斯頻。皆是。然已亂莫如序爵。故誨之序爵。量材度德。簡賢黜不肖。使稱其爵之意。意重在擇相上。說一序字。見爵之高下。與賢之大小。其序若天定。不可與以私也。如智者。決策于愚人。賢士。程能于不肖。可謂序乎。誰能二句。言必用賢。方可止亂也。此時此着。至要至切。如救焚然。故以執熱喻之。此二句。須以止意用在頭上。方是賦體。其何二句。傷其不能用賢。以已亂也。

如彼遼風

叶乎音反

亦孔之僂

音愛

民有肅心

音烹

云不逮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賦也。遼鄉。愛也。肅進。并使也。○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遼風之人。吧而不能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于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雖勞而無患也。合象。夫用賢可以已亂。如此。奈何王之不能也。賢者豈肯為之用乎。故君子視王之亂。悶然如遼風之人。吧而不能息。蓋憂亂之極。而不覺其仰鬱之甚者矣。當時雖有切于救亂。欲進而任其責者。則皆使之曰。世亂矣。非人力所能及也。汝之欲進何為哉。曷若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蓋稼穡雖勞也。然勞于其前。而可無辱于其後。是仕進非寶。稼穡誠維寶矣。代食雖窮也。然窮于其身。而可無憂于其心。是祿食非好。而代食誠維好矣。夫仕進之憂。甚于稼穡之勞。而賢者皆不樂仕于其國矣。將誰共理哉。析講此章上二句。嘆時事之可憂。下言不仕之本意。承上言。王不用賢。則亦賢者不為之用。此時事之其可憂者。故譬頭便說如彼遼風。

明是詩人自謂。非另有君子憂之也。鄉風之人。氣邑而不舒。往往不能喘息。詩人自言憂亂之深。其抑鬱之極如此。民指君子之未仕者。言肅心是傷時之亂。欲出而撥亂。意世亂已極。孤忠莫救。故曰不逮。此以下皆賢者同類。相使之言好。是二句一串意。民指野人言。在朝則有祿食。而今稼穡以代之。故曰代食。末二句。推上二句意。曰寶曰好。玩註兩句。都在勞而無患上說。蓋勞而無辱。便是至榮。此有維寶之意。勞而無憂。便是至樂。此有維好之意。本講與此互相發。○敝。云祿食有憂。稼穡無患。與其有憂而幸一時之進。孰若無患而服終身之勞。故欲退而稼穡也。曰維寶。曰維好。則當時朝廷之上。小人之傾險。君心之偏僻。恐恐然使人畏之。而不敢進。又可知矣。

天降喪

去聲

亂滅我立王降此蟲賊稼穡卒痒

羊音

哀恫

通音

中國具贅

音喘

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賦也。同痛。具俱也。贅屬也。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綴旒然。與此贅同。卒盡荒虛也。旅與贅同。穹蒼天也。穹言其形蒼言其色。○言天降喪。

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蟲賊。則我之稼穡又病。而不得以代食矣。哀此中國皆危盡荒。是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時。其言滅我立下。則疑在共和之後也。

合參夫賢者退處田野。固欲以圖安也。孰知田野亦不能以自存乎。今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蟲賊。使我稼穡之盡病。則代食之謀。又無以自遂矣。哀恫哉。此中國也。俱趨于危。而無復可安之處。盡泯于荒。而無復可食之資。是以流離饑餓危困之極。至于靡有旅力。以念天禍。亦惟聽其自斃而已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咎天降禍之非輕。下是原已慮禍之無力。滅我立王言將滅我所立之王。謂王室也。二句只是引起之詞。重稼穡邊見上焉。無君不得祿食。既困于朝矣。而降此蟲賊。使稼穡卒痒。又困于野也。哀恫四句。皆本蟲賊說。皆危無可安之所。見不特征役之靡有定處也。盡荒無可食之資。見不特征役之天不我料也。靡有二句。亦不是無力以念天禍。分明見得念亂圖存事。當在要路柄權之人。

豈我在野遭此危困之極者做得來或言天禍無極那有許多氣力念得他只得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亦有味又一說謂流離困苦雖愁苦吟呻而且不能則亦有死而已勢危情極故直形容至此若說沒有許多氣力去念他只得付之無可奈何反不見得他懇惻處並可參○按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王出奔彘太子靜匿召穆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得脫穆公乃與周公行政諸之共和共三十四年厲王死于彘乃立太子靜是為宣王此詩果言共和之時則厲王尚在故詩人追叙其事而刺之也○慶源輔氏曰此謂滅我立王為共和以後矣然又謂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則非追刺之語故朱子疑之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

叶則善反

秉心宣猶考慎其相

去聲叶平

維彼不順自獨伴臧自有肺腸伴民卒狂

賦也惠順也順於義理也宜徧猶謀相輔狂惑也○言彼順理之君所以為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持此心周徧謀度考擇其輔相必衆

以為賢而後用之彼之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為善而不考衆謀自有私見而不通衆志所以使民眩惑至于狂亂也

合參夫禍亂之極賢者無以自存如此夫豈無所自哉亦以王用人之失當耳蓋天下治亂係宰相而任相之責在人君維彼順理之君所以為民所尊仰者為其能秉持至公之心以周徧謀度而考擇其輔相必衆以為賢而後用之此所以用舍得宜群情胥服而為民所瞻仰也若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為善而不考衆謀自有私見而不通衆志是非倒置所以使民至于狂亂也何以為民之其瞻哉析講此章上四句言賢君用人之公下言庸君役智之弊上段只為引起下段而發順民人之望曰惠不順者與民情相戾也不作義理解秉心二句提秉心直貫下秉其虛心以周徧謀度即是考慎考擇又即是慎處考有辨之明意慎有用之審意擇天下才任天下寄而即就天下人用天下才炤下文所謂考衆謀而通衆志也獨言擇相者舉重而言也慎擇一相則所用無不賢矣下不順內二自字最不好自善其見自私其見此所以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也是非顛倒使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而且勃然發其不平之憤故曰卒狂蓋至此

而序爵之云
竟不可誨矣

瞻彼中林

音

其鹿朋友已

音

不胥以穀

音

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興也。姓姓衆多並行之貌。諧不信也。胥相穀善。谷窮也。言朋友相諧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也。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皆窮也。

合叅夫上既無明君以擇相矣。由是在位者皆好讒佞。亦何往而不窮哉。瞻彼中林有姓姓然衆多並行之鹿。類聚而不相害。相友而不相離。物尚且有然矣。夫何為朋友者。不相信而相疑。不相善而相傾。曾鹿之不如也。風俗之惡。不亦甚哉。是以當此之時。將欲進也。則恐為讒譖所害。而不可留。進固窮也。將欲退也。則又恐讒譖之議其後。而不敢去。退亦窮也。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其正今日之謂乎。君子之

窮。一至于此。孰非君之不順致之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興言風俗之偷。下言己處世之難。此以鹿之相從于野。與友之相諧于朝。以人不如物為興也。鹿性善群。得食則相呼而共之。慮患則環居以禦之。朋友以在位之人言。朋友之諧皆由君之不考。慎來。君既不以公心用人。人臣亦以私心競進。不相善而相傾。不相信而相疑矣。進退維谷。正承朋友之諧言。益恐其讒諂之及。進退俱難也。進退合看。方見其無所不窮。總是憂讒畏譏之意。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

胡斯畏忌

叶巨已反

賦也。聖人炳於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取諫也。

合參夫進退皆窮則喪亡之亂亦近而易見矣維此聖人明炳幾先凡國家他日之大可憂者皆蚤見而預言之蓋明見于百里之外而無遠不察也維彼愚人不知禍之將至安危利災而反狂以喜焉今世之用事者蓋此人矣我雖非聖人亦不甘為愚人也豈不能盡言以相正哉但王之暴虐指言為謗有謗則殺道路且以目矣故我雖有欲言之心其如此畏忌何哉此所以不敢諫也

所講此章上四句言智愚所見之異下嘆已之難于言聖人愚人俱指為臣者雖以聖愚相較而意實重愚人一邊聖只通明之稱瞻言二字串看猶云有所見面言則無遠不燭即未形之禍福亦皆了然百里只極言其遠不指地說愚人之喜即安危利災樂其所以亡與灼見禍機相反瞻言之言在禍患未然之先先見之言也匪言之言有禍患已見之後救時之言也末二句言當時厲王既用榮公專利又用衛巫監謗以告則殺道路以目召公嘗有防川之喻諫之不從故芮伯亦不無畏忌也此王之暴虐拒諫又可見矣○按周語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

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決之斯導為民者宜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進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于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宜言也善敗于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二年乃流王于彘○宋李沆言朝廷事變人君好尚初時王且以為不然及澶淵息兵之後真宋東封西祀財利土木紛然起矣而王且乃追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文靖當時所見而言者皆後日可驗之事所謂瞻言百里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叶徒沃反維彼忍心是顧是復音伏民

之貪亂寧為荼毒

賦也。廸進也。忍殘忍也。顧念復重也。荼苦菜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言不求善人而進用之。其所顧念重復而不已者。乃忍心不仁之人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亂而安為荼毒也。

合參夫惟使人不敢言如此。則用舍失宜。孰從而正之乎。維此良人。國之寶也。所宜求訪而用之也。言不求而進用之。而良人日踈矣。維彼忍心。民之賊也。所宜攢斥而遠之也。乃顧復而眷戀之。而小人日親矣。夫善人之棄。既無以致民之安。而忍心之用。又適以重民之害。由是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亂。胥戕胥虐。安為荼毒以害人而不顧也。是豈民之樂為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王用舍之失宜。下因以起民之亂也。善人國之寶也。則棄之如遺。忍心國之賊也。則念之不已。所謂自有肺腸者也。善人棄。既無以致民之安。忍心用。適有以重民之困。民不堪命。所謂肆行貪亂。雖荼毒以害人。亦安為之矣。寧字妙。民豈為荼毒者。迫于忍心之人。不得已則安為此也。正于上俾民卒狂句應。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

順征以中垢音苟叶居六反

興也。隧道。式用穀善也。征以中垢。未詳其義。或曰征行也。中隱暗也。垢汗穢也。○大風之行有隧。蓋多出於空谷之中。以興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耳。

合參夫用舍失宜以致亂如此。豈以君子小人之難辨乎。彼大風之行。必有其道。蓋多出于空谷之中矣。况君子小人為類不同。則所行之道。不各以異乎。維此良人君子人也。其所行者。則式穀焉。置身于高明之域。律已于高潔之歸。其在君子之道如此。維彼不順。小人也。則所行者。以中垢焉。入于隱暗而不明。淪于污賤而可耻。在小人之道又如此。君子小人其道不同。蓋昭然其易辨也。王何為棄君子而獨用小人哉。

類講此章。即風行之有道。與君子小人之行各有其道。乃承上言。今日之亂固由邪正之倒置。而邪正異趨。原非不可辨者。見王用人之當審也。式穀以舉動。光明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無一不可對人言。中則隱暗不明。垢則污穢不潔。而其人專向此行。與良人行事。豈不逕庭哉。○姜專愚曰。磊落者必君子。暗昧者必小人。見爵之易序。而王不能然矣。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

覆俾我悖。

叶蒲寐反

興也。敗類猶言圯族也。王使貪人為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悖也。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與芮伯之憂非一日矣。

合參夫小人不可用。而王用之。君子不為之病乎。彼大風之行則有隧矣。王使貪人為政。則嗜利害氏。而敗壞善類。固其所必至矣。故我于王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于以使貪人之勿用。而君子或以有為也。然以邪從邪。蔽錮已深。我亦知其必不見聽也。故但自誦其言。而中心如醉者。非自憤耗也。蓋由王不用善人。惟惑于貪人。是以反使我至于憤耗。而如醉耳。何為不悟哉。

類止蓋反興也。貪人別是一路。既非君子路上人。如何不敗善類。敗類只重在責貪人。蓋恐王之用之也。聽言則對。非必待王問也。此時目擊時艱。不勝憤憤。念王若聽言。具將此貪人之不可用。對王說一番。然知其不聽言。徒抑鬱而誰語。故惟日誦其言。以如醉耳。誦言猶獨語也。屈原行吟澤中。即是此意。如醉便是悖耗處。匪用其良句。寔是全詩之骨。且結上誨爾序爵之意。言由王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則悖耗仍歸之王矣。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叶胡郭反

既之陰去聲女及予來赫叶黑各反

賦也。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言己之所言或亦有中。猶曰千慮而一得也。之往陰覆也。赫威怒之貌。我以言告女。是往陰覆於女。女及未加赫然之怒於己也。張子曰。陰往密告於女。及謂我來恐動也。亦通。

合參然不見聽于君。猶或見聽于友也。嗟爾朋友予豈不知其理而妄作此詩者乎。蓋千慮之中不無一得之愚。如彼飛蟲雖不能以皆得也。時亦有弋而獲之者焉。吾言豈皆無益于聽乎。故我之以是言而告汝者。其汝之反亂為治。轉禍為福。止所以陰覆于汝也。爾非惟不以為辱。而反來加赫赫然之怒于我也。安望其有聽言之益哉。夫既不聽吾言。則其致亂也有由矣。

柳講此章上四句。言已進言之益。下咎僚友之不聽其言也。朋友即指貪人。蓋此人本王所倚任。傷王不能聽言。故嗟此人而嘆之。其實所以告王耳。作詩謂上以悲國運之衰。下以憫生民之病。始而原召亂之由。繼而明止亂之術也。予豈不知而作謂今日匪言畏忌之朝。

欲伸孤憤。予言不無過激。然惟言之激。或亦中之偶。所謂千慮而一得也。如彼二句。本是賦體。正意即在如字上。飛鳥亦是羽蟲。孔疏經言飛蟲。箋言飛鳥者。為弋所獲。明是飛鳥。蟲是鳥之大名。故羽蟲三百六十。鳳為之長。是鳥之稱。蟲者。陰汝言其可以易危為安。轉禍為福也。小人為惡不悛。禍必不免。君子往而教導之。使之改行從善。不知受多少陰庇。味一既字。乃責其不能聽前日之言也。反予來赫。即上文之以潛。下文之善言也。○詩說陰字。影侯句字來。見國家斲桑之陰。不改其盛。則女亦托處于陰覆之中。故曰陰汝。○又云陰字。作平聲。不作去聲。言我只是陰刺于爾。使爾自悟。爾反赫加于我。使我為驚。赫字正與陰字。炤看。來小人安知已非。若陰刺之。自不能不怒。此說似講不去。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叶必墨反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

回遹音聿職競用力

賦也。職專也。涼義未詳。傳曰涼薄也。鄭讀作諒信也。疑鄭說為得之。善背工為反覆也。兌勝也。回適邪僻也。○言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所止者。專由此人名為直諫而實善背。又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也。又言民之所以邪僻者。小由此輩專競用力而然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合參然天下之亂。必有所由倡。而民心之邪亦有所由起。今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止者。非民自為之也。專由此人名為直諫而實善背。反覆之行。又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雖害民有所不顧。是以民從之而亂耳。又如民之邪僻。而反其正者。亦非其心之本然也。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肆其邪僻之非。以為道民之路。是以民從之而邪耳。豈得歸咎于民哉。

柳講此章上四句。與下二句相對。是反覆言斯民之為非。皆由于小人也。此與下三個職字正應。第三章誰生厲階。誰字民之罔極。言貪亂無窮極也。職涼善背名為直諫。而寔則變詐無常也。小人面是背非。如鬼如蜮。不可方物。此致亂之本原。亦小人護身之秘訣。不利如

暴征橫斂。以盡人之力。竭人之財。皆是。蓋必合天下之不利。始成其自利。既求其自利。何暇顧天下之不利也。職競用力。言此輩處心積慮。立心行已。專競用力于邪僻。如中垢之為。有以導民于邪僻也。競字正與第三章無競競字應。見君子無競。而小人職競。所以厲階之生端。在小人不在君子。既曰民之罔極。由于小人。又曰民之回適。由于小人。所謂反覆其言也。上貪利。故下貪亂。上不正。故下回適。各自發相。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言。雖曰匪

予既作爾歌。

賦也。戾定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臣為之寇也。蓋其為信也。亦以小人為不可矣。及其反背也。則又工為惡言。以詈君子。是其色厲內荏。真可謂穿窬之盜矣。然其人又自文飾。以為此非我言也。則我已作爾歌矣。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揜覆也。

合參然小人之惡不止此也。彼民之所以日趨于亂而未安定者，皆由此盜臣恣行暴虐而為之寇故耳。且是盜臣也，外為信實之行，亦以小人為不可矣。及其反背之間，則又工為惡言以詈君子，是其于小人則內合而外離于君子，則陽與而陰排，色厲而內荏，直可謂穿窬之盜矣。且又自為文飾，以為善言之言，非予言也。蓋欲推其惡以歸他人，掩其過以媚君子，殊不知我既得其情，而作汝歌，凡詭秘之狀悉著于篇什之中矣。豈可得而掩覆哉？是則憂亂之情不一，而規諷之意有加。若芮伯可謂愛君憂國之至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民亂由小人，下究其情之難掩也。未戾四句一氣說，又究其職涼喜背之情也。未戾者，即居無定，徂無往，騷然不寧意。所以然者，專由盜臣竊君之權以行寇虐，故民擾亂如此。蓋至目之為盜而王所為自獨俾臧者，真今之所謂民賊也。涼曰二句，正形容小人立心之險。陽既非小人，陰又毀君子，如反謂君子為民不利，為回適是也。雖曰匪予，是小人自解之辭。小人盜君權，為民寇，其中垢之情如此。爾自以為其垢在中，可以揜飾，而以善言之言，非出自予也。而吾已作爾歌矣，作歌有形容其情態，暴揚其事迹，意見小人

縱能掩主目而不能逃桑柔之刺也。○疏義曰：自十四章至此，又皆托為僚友相告之詞。然始則嗟嘆而責之，其詞正中則數其罪而斥之。其詞厲終則暴其情狀而究言之，其詞決斥其見用者而用之者之罪自見矣。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豐城朱氏曰：厲王之亂極矣，一言以蔽之曰貪暴而已。惟貪也，故所用皆聚斂之臣，惟暴也，故所用皆暴虐之臣。此詩所謂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則用暴虐之証也。所謂貪人，敗類職盜為寇，則用聚斂之証也。○小雅正月大雅桑柔皆詩人深悲極痛之詞，故言之長如此。然彼多憂懼，此多哀怨，則又不容不辨也。

○雲漢章

序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

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于
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全首通詩惟首二句是詩人之詞下皆述宣王之意而為之自言以美之也。細分之。一章言憂旱而訴于天。二章言憂旱而罪乎已。三章言憂旱而懼先祖之絕祀。四章言憂旱而望救于內外之神。五章言憂旱而極言天與神之不吾憫也。六章自及其事神之無闕以見不宜有此旱也。七章是詳群臣盡力以救災。八章是勉群臣救災而致望于天也。瞿昆湖曰。通章總是個憂旱之心。這心乃敬天勤民之心。宣王中興皆本于此。○總重為民憂旱側身自省之意。何辜今之人句。是通篇大旨。篇末曷惠其寧。正就民安說。炤轉何辜句意。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

叶鐵因反

王曰於

音烏

乎

音呼

何辜今之

人天降喪

去聲

亂饑饉薦

音荐

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

叶桑

反桑

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平聲

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薦荐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玉也。卒盡寧猶何也。○舊說以為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故作此詩以美之。若謂災異作此詩以美之言雲漢者夜暗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于天之詞如此也。

合參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故作此詩以美之。若謂災異之來乃天心所以仁愛人君所幸乎人君者能遇災而懼焉耳。倬彼雲漢昭回于天此無雨而旱之徵也。吾王畏天命而悲人窮乃仰訴于天曰於乎今之人果何罪乎。天何為重降以喪亂之災而饑饉薦臻之若此也。夫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以求消災弭禍之應。今則凡祀典所不載之鬼神靡不舉而祭之焉。彼犧牲禮神之物也。我則隨其方而備其色苟利于民雖牲之多無所愛也。圭璧禮神之玉

也我則隨其方而異其用苟利于民雖玉之盡無所吝也夫我之祀神如此是宜天之恤之而免此旱災矣何為而不我聽而旱之卒不見弭哉

辨講此章上二句言旱之徵下述王訴天之詞言舉廢祀而無其應也俾彼二句先提出個旱的景象為各章早既太甚張本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漢者雨之精天將雨漢先有徵今漢皎潔無雨可知王曰二字直管到末此上要見宣王憂旱意故形諸詞者如此於乎二字哀矜惻怛不能自已也看何事今之人便見一念為民意引咎于己而悲民無罪消災弭禍之本也天降二句中看即帶上句饑饉即喪亂也靡神不舉凡廢祀皆舉不專指常祀言所以求回天意也多一祀則多一牲故牲靡燮多一祀則多一玉故玉既卒牲各隨其方位之色圭璧亦天地四方各異莫我聽謂天不以盡祀禮而回災變也此非咎天咎己若之何而天莫之聽隱然有引罪號呼意在莫聽即天不降雨之謂曹氏曰雲漢起于東方經尾箕之間而向南行至七星南而波此其回旋之度也○靡神不舉如周禮大司

徒以常政十二取蕙民十一曰索鬼神正是此意○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

旱既大甚音泰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

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叶力耗斁音妬下土

寧丁我躬

賦也蘊蓄隆盛也蟲蟲熱氣也殄絕上郊祀天地也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也臨享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也斁敗丁當也何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裁害當我身也亦通

合參早既太甚則蘊隆之熱氣蟲蟲然燔爇以病民矣我也為民之憂而求助于神凡可以禋祀者皆未嘗絕乏自郊而天地以至宮而

宗廟或上而祭天。或下而祭地。或方祭而奠其禮。或祭畢而瘞其物。蓋無自神而不極其尊崇之道矣。然宮之神莫尊于后稷。雖未嘗不吾享也。而力又不足以勝災。郊之神莫尊于上帝。力固足以勝災也。而又不吾享。如是則蘊隆之旱。卒不可弭。但見其耗斁于下土矣。雖然。變不虛生。惟人所召。意者我有以致之也。不然。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言遇災而徧祀乎神。下因其不應。而歸咎于躬也。每章必曰旱既太甚。見王憂旱之心。無刻不在念頭上。蘊是蓄積。隆是亢盛。皆指蟲蟲之熱氣言。謂其氣鬱結。驕亢積而不解也。不殄者。言以次而舉。相續不絕。謂方祭此而復祭彼耳。自郊祀天地。以至廟祀先王。而凡自天而下。自地而上。皆盡其奠瘞之禮。而靡神不宗。止見不殄處。若后稷上帝。又自羣神中。舉其至親至尊者。以該其餘。奠是方祭。而奠其禮。謂置之于地。瘞是祭畢。而瘞其物。謂埋之于土。上併廢祀而修之。故曰舉此就所常祀而尊之。故曰宗救災是人事。故言后稷不克。見雖親而力量不逮也。臨享是神事。故言上帝不臨。見至尊而感格甚難也。寧丁我躬。有歸咎自責意。言此旱災向所未有。

何以適當此時。意我亦有以致之。不可徑作怨望語。或說寧丁我躬。朱註後解為長。如唐太宗吞蝗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我之肺腸。衛文公祈雨告神曰。百姓可哀。宜蒙恩憫。若刺史有罪。寧被疾殃。古人自責大抵若此時說。亦有依之者。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

吐雷反

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

黎民靡有孑遺。

叶夷反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

先祖于摧。

音崔

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言畏之甚也。孑無右臂貌。遺餘也。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摧滅也。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

合參旱既太甚。則非人力所能支。不可推而去矣。我也遇此之災。兢兢乎其甚恐。業業乎其甚危。真有如霆如雷之震動于上。而不敢自

安也。所以然者。蓋我周當大亂之後。人民凋耗。無復有半身之遺。其禍固已慘矣。今昊天上帝。又降此旱災。不惟害及于民。而使我身亦不見遺焉。胡得不兢兢業業而相畏乎。蓋身非吾身。乃宗祀所係屬之身也。吾身不見遺。則先祖之祀。自此而滅矣。使我知之。何而不畏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憂旱而懼之深。下極言其禍之可懼也。則不可推。言天災之至。非人力所能支。即欲推之使去而不得。是以兢兢業業。如此兢兢。即下相畏意。以此句作主。如靈句。正是形容其兢兢。下六句。言不容不兢兢之故。周餘二句。指厲王大亂後言。非于旱之故。不相畏。畏字正與兢兢字應。此句承上起下之詞。蓋以我之故而致旱。則我之不遺。固不足惜。但我身社稷所係。以我之故而絕先祖之祀。此所以當畏也。君民一體。民無遺。君安得獨存。祖孫一脉。身既滅。祖安得復祀。俱有相關意。○豐城朱氏曰。靡有孑遺。則其民之不可保也。則不我遺。則其身之不可保也。先祖于摧。則其宗社之不可保也。此作三平看。似失本旨。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上聲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

止靡瞻靡顧。叶果群公先正。則不我助。叶林父母先

祖。胡寧忍予。叶演

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容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群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者也。于群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

合參旱既太甚。則不可沮之而使止矣。當此之時。赫赫焉。而莫非旱氣。炎炎焉。而莫非熱氣。雖云我之一身。且無所容。而大命近至。死期已將至矣。我將何所瞻仰。何用顧望哉。彼群公先正。吾嘗雩祭之。以祈穀實。臣欲其為吾助也。今則坐視而不吾助。猶曰於我疎也。若父母先祖。與我有至親之恩。而通乎一氣之感。者。亦胡寧忍予。遭此之禍。而不見救也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極言遇災之禍。下望救于父母先祖之神也。不可沮。凡荒政所當舉者。已盡力為之。而此災竟不可沮也。赫赫炎炎。云我無所。舊以天地雖寬。無陰以息。非是。蓋人主以天下為所。天下皆在赫赫炎炎之境。萬民失所。則我無所矣。此說好。然本講依舊說。赫赫旱氣方盛。炎炎熱氣方熾也。大命迫止。即上不我遺意。一說。命而曰大。還合天下人之命言。靡瞻句。無所依賴之詞。兼天與神言。群公四句。承上靡瞻靡顧說下。如欲瞻顧于廢祀之神。則群公先正。既不是我助。如欲顧瞻于宮祀之神。而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乎。雖皆望救之詞。然須歸父母先祖上。玩胡寧二字。然有責躬意在。此是哀詞。不是怨詞。○群公句。龍后稷之類。先正先世為官之長也。○群公先正。即首章廢祀之所祭者。父母先祖。及下章昊天上帝。即二章常祀之所祭者也。○萬時華云。月令季冬。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季夏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以祈穀實。此即祭群公先正之禮。今則因旱而祭也。陳祥道云。鄭氏謂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然周禮小祝。小祭祀。逆風雨。寧風旱。則百辟亦天子所祀也。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

叶樞倫反

旱魃

音跋

為虐如悛

音談

如焚

叶符句反

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

叶微句反

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叶徒句反

賦也。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神也。悛燎之也。憚勞也。畏也。熏灼遯逃也。言天又不肯使我得逃遯而去也。
合。旱既太甚。有山者則滌然而無木。在川者則滌然而無水矣。且旱魃之神。方肆為虐。而熾盛之勢如悛焉。如焚焉。甚可畏也。故我心憚暑。憂之于心。在如火之熏灼。其將何以自解乎。彼群公先正。吾嘗有以告之。固欲彼之吾聞也。今則未告之。先早猶是焉。既告之後。早猶是焉。是不惟不我助。而且不我聞矣。昊天上帝。乃司趨避之權者也。又何為不使我逃遯而去。而坐此患也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極言災之可憂。下是致咎于天也。首四句一氣說。不可以旱之太甚。由于上之為虐。作推由意。言山川已為焦土。而旱

魃方且肆虐。如快如焚。其猛烈至此。憂者。憂其挽回莫施也。快焚熏皆從火旱如快。早如焚。而心如熏。則早既太甚。而憂早者。亦熱中極矣。正字法相應處。群公先正。人鬼也。其聽卑。故以聞祈之。不我聞。若不聞我之憂也。此二句輕。特以起末二句。上帝尊而有權。故曰俾寧。俾我遯。謂得遯而去。則免。今不能遯。如何可免。當與不能奮飛意同。鹿野云。遯去字活說。不必泥去位言。極是。此要見自責意。若作怨天。便不穩矣。○此承上文言。父母先祖。既不知恤矣。然制吾之命者。天也。故又望救于天。則天不我聞。宜聞而不我聞也。又甚于不助矣。○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此言旱神。蓋是鬼魅之物。不必生于南方。可為人所執獲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瘖。

音顛

我以旱瘖。

七感

不知。

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

音慕

昊天上帝。則不我虞。

元叶

具
反
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賦也。黽勉畏去。出無所之也。瘖病。憊曾也。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虞。度。悔恨也。言天曾不度我之心。如我之敬事明神。宜可以無恨怒也。

合參。旱既太甚。吾非不欲去而避之。但我以身係天下之重。而出無所之。故黽勉畏懼。而不敢去耳。然變不虛生。必有其故。天胡病我以旱。而至于此哉。及而求之。曾不知其故焉。意者以我祈年不早。而然歟。我則于農之始耕也。先祈穀于上帝。稼之方納也。預期來年于天。宗。祈年亦孔夙矣。以為方社。或莫而然歟。我則于禾稼之方登也。即祭四方。以報其成物之功。于農之始畢也。即祭土神。以報其生物之功。方社亦不莫矣。夫我之自反。初無致災之失。而昊天上帝。曾不度我之心。何哉。誠使我之事神不謹。則恨怒于我者。宜也。如我之敬恭明神。宜可以無悔怒矣。今乃瘖我以旱。此吾之自反。而不得其故也。

講此章上二句言災不可逃下則自反無致災之道也。黽勉句即領上寧俾我遯來言民命方急當黽勉以救之有畏懼而不敢去者此畏字即上胡不相畏畏字末章勉勵諸臣正黽勉畏去之意胡寧瘖我二句亦非怨乃天訴天而自審之詞也。祈年以下正發明胡寧之意祈年句是祈力社句是報俱是常祭孟春是正祈孟冬是預祈祈皆在前故曰孔夙謂有先事之戒也。方以報生萬物社以報成萬物報皆在後故曰不莫謂無後時之愆也。二句即敬恭明神皆見自反無缺之意不我虞不度我奉祭之心也。悔怒指早就天言宜無二字有味宜無而不無必有其故矣。正打轉惜不知其故句此與孟子我竭力耕田數語意略相似。○疊山謝氏曰古之聖王無一日不為民慮稼之方納預祈來年于天宗農之始耕先祈穀于上帝春祈社稷已願百穀之堅實秋報社稷又願嗣歲之豐登所謂孔夙不莫也。

早既太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

叶獎里反趣七

反馬師氏膳夫左右

叶羽己反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印

仰晉昊天云如何里

賦也。友紀猶言綱紀也。或曰友疑作有。鞠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冢宰又衆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也。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祀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修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周救也。無不能止言諸臣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也。里憂也。與漢書無俚之俚同聊賴之意也。合參早既太甚則群臣以憂早廢事而朝廷之上皆已散亂無復有統紀之存矣。彼庶正者衆官之長吾所願以倡九牧而阜兆民者也。今也奔走于蘊隆之候鞅掌亦甚矣。鞠哉我庶正乎。冢宰者衆長之長吾所賴以統百官而均四海者也。今則劬勞于雲漢之瞻而盡瘁亦甚矣。疚哉我冢宰乎。趣馬掌王之馬政師氏以兵守王門者也。今則或廢而不秣或弛而不陳不能安其職矣。膳夫掌王之飲食左右供王之侍御者也。今則或徹而不舉或布而不修不能安其常矣。是上自庶正下及左右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一人敢自言不

能而遂止不為者。夫以在廷之臣。皆為早而深自貶損如此。其志亦可哀矣。瞻彼昊天。縱不為我一人恤。獨不為我諸臣恤乎。何為使我悠悠然。無所聊賴之若此也。

析講此章上八句言群臣救旱之同。下則致望于天之詞也。朝廷職事上下相同。鈎繩相布。故曰友紀。友者言相聯屬也。惟憂旱。倥偬不能條條理。有整頓處。似乎散耳。其大綱如何。亂得下七句。正友紀之散處。鞫是救旱而計慮之窮。疚是救旱而形容之病。庶正冢宰其責尤重。故特下鞫哉。疚哉。下則平叙職名。而以靡人二句總之。註不秣者。不以粟食馬也。弛其兵者。廢其兵不用也。不除者。天子所馳之道。不掃治也。不縣者。不作樂也。徹膳者。減膳不供大牢也。左右布而不修者。諸臣布列于位者。不令有所修造也。鞫疚等。只說得無友紀。其救旱意。全在靡人。不周處。無不能止。謂群臣鞫窮盡瘁。無肯曰人不能勝天而遂止不為者。上句有同心意。下句有盡心意。瞻印二句。蓋又呼天而訴之。言其如我之憂何也。此亦人窮則反本之意。里字註解憂字。又云聊賴之意。二意當合看。

瞻印昊天有嘒

音

其星大夫君子昭假

音

無羸大

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

叶諸盈反

瞻印昊

天曷惠其寧

賦也。嘒明貌。昭明假至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然群臣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令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格者而修之。固非求為我之一身而已。乃所以定眾正也。于是語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張子曰。不敢斥言兩者。畏懼之甚。自不敢必云爾。

合參夫群臣之助我救旱者已至。而我之所以求助于群臣者尤未已矣。瞻彼昊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且未有雨徵矣。凡爾大夫君子。竭其精誠。助我昭格于天者。已無遺餘力矣。然以無餘力而自怠。則不可也。雖今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格

者而修之。庶幾天變或可回也。然此豈但為我之一身已哉。蓋久旱而民不寧。非惟吾身不獲安定之休。而庶正之不獲安定也。亦已甚矣。故今日昭格于天。以為弭旱之計者。固所以求惠斯民。而定爾之衆正云耳。諸臣可不各盡其責。而勉以成功乎。瞻彼昊天。以莫氏為心者也。不知何時惠我以安寧。使早魃無蘊隆之災。下土無耗斁之患。安及于民。安及于君。而又安及于庶正也哉。此固我之深望于天也。夫吾王訴天之詞如此。則畏天悲人之意甚切。而所以撥亂反正者有機矣。此王化之所以復行也歟。

抑謂此章上二句。言天變之不可回。下致勉于人。而望惠于天也。兩言瞻仰昊天。情極勢迫。想見宣王之勤懇。明星夜見。依然雲漢之昭。回要有有字。四有者。惟是豐然之星。則所無者是沛然之雨。意在言表。大夫君子。即上庶正等官。昭假只是祈求。請禱無贏。是不遺餘力。即上歷入二句意。大命二句。言雖死亡將近。力無如之何。而益求所以昭格。不可遂棄其前勞也。定衆正要帶安民說。蘇氏謂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此意甚妙。蓋臣以安民為心。黽勉于昭格。則盡人事以回天變。則民安。民安則非獨人君安。定。而諸臣亦可以釋鞫疲之

勞也。故曰以戾衆正。獨言其長。該其餘也。曷惠其寧。暗指雨說。若不容絕望。而又不敢期必者。然言不知何時惠我以安寧。使萬民慶于野。而百工慶于朝也。不可露出興雨字。

雲漢八章章十句

陳慧生曰。憂旱祈雨。而通詩不露一雨字。殊有深旨。說詩者須斟酌。蓋有周章皇懼。惕然靡寧。不言及雨。正其憂之深也。篇中凡訴天處。俱要似號呼引咎之意。若疑有所以致之。而然勿作怨望口氣。○李氏云。宣王之早告于上天。又告于父母先祖。又告于百官。以見情之切。念之深也。○豐城朱氏曰。余讀雲漢。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蘊隆之氣。消豐稔之效著。內治既修。外攘斯舉。中興之業。自雲漢一念基之也。○水旱之患。堯湯被之矣。然銷之則在乎人焉。桑林一禱。大雨于里。天人之相感也如此。今宣王懼災修政。而群臣又能以王之心為心。宜其反雲漢之災。成中興之業。後世有遇旱者。既不能

詩經卷之二十八
以自修。乃曰天其以乾封乎。嗚呼其有愧于宣王多矣。○三山
李氏曰。春秋傳。宋大水。公子御說對魯數語耳。而臧孫達曰是
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宣王之憂民如此。而不中興乎。○東萊呂
氏曰。宣王。小雅始于六月。言其功也。大雅始于雲漢。言其心也。
無是心安有是功哉。○語類問雲漢乃
他人述宣王之意。然責已處太少。曰然

詩經正解卷之二十八終

